

TITANIC

前所未闻的秘密大曝光

永远的泰坦尼克号

[美]沃尔特·劳德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TITANIC

永远的泰坦尼克号

前所未闻的秘密大

[美]沃尔特·劳德著
叶宪译

I712.55
100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晓乐

封面设计：梁 珊

Walter Lord

The Night Lives On

Copyright ©1986, 1987 by Walter Lo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Avon Books

中国大陆中文版权所有：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中文版权由美国海马图书出版公司协助办理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1998—29 号

永远的泰坦尼克号

〔美〕沃尔特·劳德著

叶 宪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金融管理 印刷
干部学院印刷厂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103-2/I · 1015 定价：18.00 元

译者简介

译者叶宪为旅美学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复旦大学外文系研究生、美国巴尔的摩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纽约大学出版学院研修生，现为美国海马图书出版公司总编辑。著译作品在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发表和出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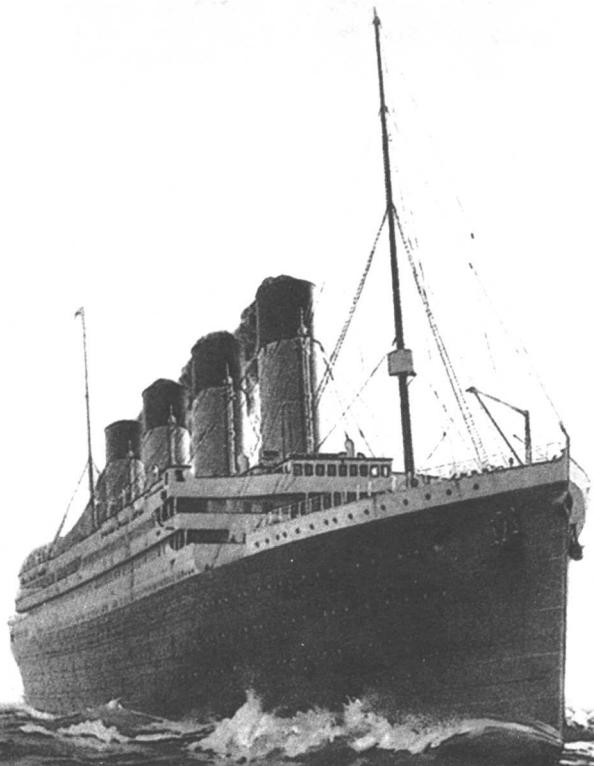
第 1 章	永不沉没的主题	2
第 2 章	船名之谜	14
第 3 章	“永不沉没”的传奇	22
第 4 章	史密斯船长能行吗	32
第 5 章	“我们这帮人”.....	44
第 6 章	“万事都与我们作对”.....	58

第 7 章 裂口	76
第 8 章 “签字那天我特别心慈手软”.....	88
第 9 章 古德温一家怎么了	98
第 10 章 划破黑暗的枪声	116
第 11 章 音乐之声	126
第 12 章 “她完了”	142
第 13 章 “电光”	150
第 14 章 “我们有所疏忽”	160
第 15 章 谁之过	188
第 16 章 为什么克拉格努尔被取消资格	206
第 17 章 海底揭秘	224
附录一 法庭调查证词词汇录	244
附录二 鸣谢及部分资料来源	257

永
远
的

TITANIC





第1章 永不沉没的主题

“沉船”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忒拜城，他来到科林斯城，因误杀了一只神谕者预言的“不祥之鸟”，而被逐出科林斯城。他来到底比斯城，因解除了底比斯城的“人食人肉”的灾难，被人们尊为国王，但又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底比斯城。他来到忒拜城，因误杀了一只神谕者预言的“不祥之鸟”，而被逐出科林斯城。他来到底比斯城，因解除了底比斯城的“人食人肉”的灾难，被人们尊为国王，但又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底比斯城。

“沉船”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忒拜城，他来到科林斯城，因误杀了一只神谕者预言的“不祥之鸟”，而被逐出科林斯城。他来到底比斯城，因解除了底比斯城的“人食人肉”的灾难，被人们尊为国王，但又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底比斯城。他来到忒拜城，因误杀了一只神谕者预言的“不祥之鸟”，而被逐出科林斯城。他来到底比斯城，因解除了底比斯城的“人食人肉”的灾难，被人们尊为国王，但又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底比斯城。

“沉船”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忒拜城，他来到科林斯城，因误杀了一只神谕者预言的“不祥之鸟”，而被逐出科林斯城。他来到底比斯城，因解除了底比斯城的“人食人肉”的灾难，被人们尊为国王，但又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底比斯城。他来到忒拜城，因误杀了一只神谕者预言的“不祥之鸟”，而被逐出科林斯城。他来到底比斯城，因解除了底比斯城的“人食人肉”的灾难，被人们尊为国王，但又因犯了“谋父弑母”的罪而被逐出底比斯城。



4 永远的泰坦尼克号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午夜前二十分钟，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泰坦尼克号”在从南安普敦港驶往纽约的首航中，在北大西洋静谧的深色海域与一座冰山相撞。她只是那么轻轻地碰撞了一下冰山，船上的许多人都觉察不出异样。但这轻轻的碰撞却是那么致命，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泰坦尼克号”的厄运。

午夜时分，船长爱德华·史密斯已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下令启用救生艇。令人不安的是，救生艇数量太少，只够载三分之一的人员。当然，原则是“妇孺优先”。零点十五分，“泰坦尼克号”发出第一个遇难信号。零点四十五分，“泰坦尼克号”发现海平线上有亮光，似乎距离不远，于是便开始发射烟火求援。但亮光处毫无动静。

“泰坦尼克号”上，一群十四五岁的年轻侍者给救生艇准备了大量面包，救生艇正一艘接一艘地下到海里。在船的底

部，轮机师们保持照明供电；船顶甲板上，乐队在奏着欢乐的曲子。此时，船头已明显开始下沉。

一点十分，当一号救生艇向外驶去时，海水已舔到了船名“TITANIC”下的舷窗。三十分钟后，三号折叠救生艇离船，此时船名已消失在海水中。前井甲板（“泰坦尼克号”上有前后两个井甲板，归三等舱旅客使用——译注）已开始进水。但灯光仍闪亮，音乐仍在耳。

二点零五分，最后一艘救生艇驶向大海，把一千六百人遗弃在不断下沉的甲板上。十九岁的头等舱旅客理查德·威廉斯二世茫然地走进了A甲板的主升降口，不知所措地看着海水吞噬着主楼梯。不远的墙上挂着一幅漂亮的航海图，上面的指示钉仍在位，标着“泰坦尼克号”大西洋航程的每日进度。灯光仍闪亮，不过有点微微发红。乐队也许仍在演奏，但没人能确切记得清。

二点十七分，“泰坦尼克号”的尾部缓缓地倒立在水面上，景象十分凄惨壮观。灯光最后闪了一下，接着是一片黑暗笼罩。在轰隆巨响声中，船上所有的活动物体都往下栽去。巨大的船体像残兵败将一样泄滑到海里。她在二点二十分时朝后倾斜了一下，然后无可救药地沉入海底。在这一航海史上的特大灾难中，一千五百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救护船“喀尔巴阡山号”载着获救的七百零五名生还者抵达纽约港的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用了前十

6 永远的泰坦尼克号

二版的篇幅来报道此事件。不过，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一封信却要比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更生动地体现了这一事件造成巨大震惊和悲恸。此信是年轻的海军军官亚历山大·马可姆写给他母亲的，日期为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他在信中描述了当天在剧院看完演出后的见闻：

昨晚十一点，“泰坦尼克号”的可怕消息传到了纽约，百老汇一片惊恐。人们蜂拥着冲出剧院，咖啡馆里人满为患。报童声嘶力竭地叫喊：“号外！号外！‘泰坦尼克号’沉没，一千八百人罹难。”您很难想象这样的叫喊对人群产生了什么效果。开始大家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但等弄清楚了以后，整个剧院陷入了一片疯狂恐怖之中。女士们哭天抢地，昏厥不醒，几十人身着晚礼服发疯似的跳进出租车直奔白星航运公司办事处，他们在那儿通宵达旦地等候消息……

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是能够理解的。不过自一九一二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甚至连飘洋过海的方式也不同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使人们对伤亡数字感到麻木。与原子弹造成的杀伤相比，任何海上失事造成的伤亡都似乎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面对今日的世界，有人也许认为大家对“泰坦尼克号”不会再有兴趣了。错了。恰恰相反，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离我们都更近。

一九八五年九月，“泰坦尼克号”的遗骸被发现。此事掀起了一阵骚动，与静卧在海底的灰色魔怪似乎恰成对照。我本人与“泰坦尼克号”的关系充其量只是间接性的，我和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探险队毫无瓜葛。然而，我在短短十天之内收到了不少于三十二家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的采访要求。

公众对“泰坦尼克号”如痴如醉似乎永无止境。在美国，“泰坦尼克号”的每一位生还者去世时都会被列入《纽约时报》的讣告栏。最典型的例子是埃塞尔·比恩，她于一九八三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去世。比恩一生平淡无奇，七十一年来，她甚至都没有向外人讲起她的“泰坦尼克号”经历。然而她却具有新闻价值，完全只因为她是位生还者。

任何离奇的故事，只要与神奇的“泰坦尼克号”沾边，就不会显得牵强附会。《伦敦时报》最近报道，一位洛杉矶商人计划斥资十五亿美元建造三艘“泰坦尼克号”复制品。每艘船可载六百名旅客，每天收费一千美元。离奇吧？然而，《伦敦时报》把它搬上了头版，因为编辑知道“泰坦尼克号”永远是新闻。

几十年来，“泰坦尼克号”一直是舞台和银幕的宠儿。她曾五次被拍成电影（截至一九八六年——译注），并多次出现在其他影片中。一九七六年，柏林歌剧院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制作中心联合把她改编成歌剧。一九八三年伦敦国际戏剧节时，她从泰晤士河上“升起”，领尽了一时风骚。

在电视方面，“泰坦尼克号”在令人难忘的关于贝拉米家

8 永远的泰坦尼克号

庭的连续剧《楼上楼下》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在剧中，“麦加丽·贝拉米夫人”与船共殒，她与诺尔·科瓦德《船队》笔下的“爱德华”和“伊迪斯”一样，成为以这一灾难为背景的文艺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坦尼克号”已不仅仅是一艘失事的客轮，她已成为一种象征。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约瑟夫·戈培尔用她来讽刺英国的颓废和胆小。在战后的德国，虽然意义不一样了，但“泰坦尼克号”仍然是个象征。她的灾难被比喻成在德国部署潘兴导弹。两者都技术失控。丝毫的计算误差和一时的失判都将导致万劫不复的灾难。

毫不奇怪，“泰坦尼克号”也成了政治漫画家的宠儿。她可以被用来讽刺任何党派：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她已被用来讽刺过福特、卡特和里根总统的困境。在英国，漫画将船和冰山都喻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一九七五年四月，伦敦幽默刊物《笨拙周刊》的封面赫然刊登了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称之为“英国的荣耀”。

居高不下的“泰坦尼克号”热导致了有关她的纪念品价格的飙升。五十年代售价低于一美元的书籍和小册子现在一般都卖到四十五至五十美元。在最近的一次拍卖中，一份一九一二年印刷的“泰坦尼克号”旅客名单以五千美元的叫价出售。这份名单上有手写的旅客舱位标记和他们在灾难中的遭遇说明。至于是谁以及为什么作这些标记和说明，则无从知晓。

随着“泰坦尼克号”纪念品原件的减少，许多新赝品应运

而生。新奇产品商店出售“泰坦尼克号”皮带扣、钥匙圈和T恤衫，生意十分兴隆。纽约一家慈善机构一直在使用“泰坦尼克号”的复制信笺作为他们直销的有效工具。“泰坦尼克号”历史学会甚至还推出了“泰坦尼克号”汽车保险杆招贴的生意。他们重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出版物，对那些想要认真研究“泰坦尼克号”的人很有吸引力。

这艘沉没了几十年的轮船究竟有什么吸引力？人们为什么至今仍对她热情不减？首先，“泰坦尼克号”绝对是现代历史上的头号新闻：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号称“永不沉没”，首航即触冰山，导致当时众多的显赫名人与她一起葬身海底。此外，还有那么多的“假如”……假如她对收到的警报稍加在意一点……假如最后一个警报送到了驾驶台……假如电报员不放弃最后一次发报的机会……假如她早几秒钟发现冰山，或迟几秒钟……假如有足够的救生艇……假如有水密舱的船体再高一层甲板……假如海平线上的那艘船及时赶来……假如，假如……

每个人都能从故事中各取所需。对航海爱好者来说，这是登峰造极的沉船事故；对道德学家而言，它是劝喻不要过于自信和强调自我牺牲的绝妙说教素材；神秘主义者则可把它当作宿命论的注脚。摩根·罗伯逊一八九八年的预言小说《徒劳无功》和塔夫脱总统的副官阿尔奇·巴特都持此观点。后者在他嫂子的一封有点玄奥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如果轮船沉没，你会发现我的风流韵事呈船体形状。”

“泰坦尼克号”同时也为琐事爱好者开放了天地：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狗叫什么名字？（凯蒂）；乐队首席乐手是谁？（华莱士·哈特莱）；哪一只烟囱是假的？（第四只）。

最重要的是，“泰坦尼克号”进入了社会历史学的领域。她是爱德华时代的绝妙缩影，真实体现了当时流行的社会等级制。这些森严的等级甚至在轮船下沉时还被死死严守。一名身份显赫的旅客后来抱怨说，要不是统舱旅客占据了那么多“头等舱救生艇”的位子，更多的头等舱旅客也许会得救。他从未想到救生艇是不分等级的。

因救生艇实在太少，导致爱德华时代两个行为准则产生冲突。是等级优先，还是“妇孺优先”？虽然后者正式占了上风，但实际上当晚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灾难发生后，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权威的《航海杂志》提出大胆的观点，认为不论乘坐何等舱，每个人都应有救生艇。电报服务也一样，即使是移民船和苦力船也都应一视同仁。“苦力也是人，”编辑解释道，“他们也有思念和家庭联系等。”

“泰坦尼克号”同时也极其精彩地描绘了一幅后爱德华时代的生活风情画。费城的夏洛特·卡德萨太太报失的物品有十四只箱子、四只手提箱、三只柳条箱和一只药箱。这些箱子里装有七十条裙子、十件毛皮大衣、三十八根羽毛饰品、二十枚别帽用的长饰针、九十一双手套，以及数不清供取乐用的小玩意儿，譬如一只鸟状的瑞士音乐盒等。

男旅客的行头也不少。来自费城的时髦绅士比利·卡特不仅失去了他的三十五马力的雷诺轿车，还有六十件衬衫、十五双皮鞋、两套燕尾服和二十四根马球棍。即使中等阶层的男士也随带颇丰。塔夫脱总统的副官阿尔奇·巴特在外旅行不到六周，却需要七只服装箱。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足以说明公众现在对“泰坦尼克号”的迷恋。虽然“泰坦尼克号”本身的故事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但灾难过后的四十多年中，这条船或多或少处在湮没中。从一九一三至一九五五年，没有任何一本关于她的书出版。于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A NIGHT TO REMEMBER)问世了。它唤醒了人们的某种好奇，但还不足以解释不断升温高涨的“泰坦尼克号”发烧现象。

部分原因也许是“泰坦尼克号”迎合了人们对昔日远洋客轮的怀旧情趣。因为它们已不复存在，所以人们要挖掘它们。乘坐游轮在海上舒适悠闲地航行要比关在隧道列车里飞快地越洋显得更文明。

不过，更重要的是美国正在吹起一股“怀旧”风。“泰坦尼克号”代表了一种失去了的静谧和文明世界。现代生活七上八下，物价飞涨，生活质量下降，暴力无处不在。相比之下，一九一二年看上去令人羡慕。那是个快乐世界，羊肉每磅才卖十六美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自我安慰而已。不错，一九一二年一件衬衣只卖二十三美分，但当时缝制衬衣的童工每星